



北仑区妇幼保健院的大厅里，竖起了明显的甲流疫苗接种室的指示牌。

甲流和非典：没有可比性

同为呼吸道传染病，甲流难免被人和“非典”联系起来。

“区别太大了！‘非典’病重且死亡率高，H1N1流感大多病情轻且死亡率很低，但是因为通过空气传播，所以让人觉得害怕，其实没必要。”对于刚刚去世的一名甲流患者，陶主任表示并无典型性可言，“甲流引起死亡和基础性疾病引起死亡，是有区别的，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恐慌。甲流病毒检测不出，主要是因为存在基础性疾病恶化而死亡的。”

对入院的6位重症病人，除了给予正常的药物治疗，是否会有一些其他的帮助？“有效治疗甲流的药物，如奥司他韦，我们常规使用，但有并发症或合并症的还需其他对症处理。”

重症病人的情绪怎么样？“生了病自然高

兴不到哪里去，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总体病人情绪比较稳定。”

自从病区接收了甲流病人，陶主任常常面临亲戚朋友的“拷问”。“一般人可能觉得医生应该会懂得多一点，所以常来咨询一些预防的小常识。其实就像我开始说的，在甲流面前，人人平等。首先要把心态放平。其次，在现在这个敏感时期，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，勤洗手，注意个人好的卫生习惯，其他也没什么特殊措施。”

不过，有一点倒是和“非典”时期一致，即所有进入隔离区的医护人员，都会穿戴特殊的隔离装备。“防护和消毒措施一定要做到最好。不过，得了也没什么，就当得了一场感冒吧。‘非典’都过来了，甲流没什么好怕了。”曾进过“非典”隔离病房的陶主任坦然地说。

疫苗接种：有点怕很正常

从10月29日开始，宁波市首批甲流疫苗开始接种。第一批的接种人群，包括一线医护人员、公安干警、边防武警、出入境检验检疫人员、公共事业服务人员等。防疫人员告诉我们，这些人群每天都要接触很多人，先给他们注射疫苗，既是保护个体，也是有效地控制传染源。一旦他们中的一员得了甲流，那要把和他们接触过的人找回来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了。

北仑妇幼保健院的接种室门口，排起了长队。首批8000支甲流疫苗将陆续分配给北仑区的一线工作者。多数人的接种程序完成得很顺利，但也有少数人例外。

“看这说明书上禁忌很多，还是先不打了。”11月4日，北仑区甲流疫苗接种的第二天，有点轻微感冒的民警小陈，在接种知情同意单的第一栏就看到，“感冒或发热”是不能接种的。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小陈决定等感冒完全好了再来。

“那个知情同意单看着有点吓人，不知道打了疫苗会不会有副作用。”在海关工作的小王说，接到通知时，以为是和打一般流感疫苗一样，就和同事们一起来了。到医院后，小王被告知要先签署“宁波市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知情同意单”。

“好像只有动手术才要签同意书，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慢性病。”因为平时

做文职工作，真正接触外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，考虑再三，王鹏还是在“不愿意接种”一栏里签了名。

接种室的旁边有一个宽敞的大间，上面写着“观察室”，甲流疫苗接种的最后一步，是要在这里安静地度过30分钟的观察期，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安。

“其实很多药的过敏反应都是在30分钟后出现，比如青霉素。但现在医院病人多，不会特别去强调一定要坐满这30分钟，有时即使医生说打完针多坐一会儿，有些病人也匆匆走了。接种甲流疫苗时这些规定都强硬了起来，所以有些人担心接种完会有过敏反应，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。”对每一个接种完的人，护士都会被嘱咐上一句“24小时内不要洗澡”，而对一些嗜烟酒的男士而言，这两天最好也先忍一忍。

作为一线医护人员，陶宝根主任也已经接种了甲流疫苗。对于有人不愿接种疫苗的情况，陶主任分析了几点原因：“这是一种新疫苗，大家有怀疑是正常的，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不完全一样。不过我想有些抗拒是因为客观环境造成的，比如接种甲流疫苗，要签署知情同意书，这个同意书很多人没接触过啊，一看还要签同意书，以为会有什么问题，其实什么也没有。这是一种对知情权的保障，也是让大家对自己负责。”

记者手记： 甲流甲流，不怕不怕啦

我在大学里有个绰号，叫做“容易感冒的人”，曾经出现过1个月都在感冒的“盛况”。可能因为母亲是医院的，从小就脆弱得很。这几天又正在感冒期……

去传染病医院的那个下午，出门前被事情耽搁了，有点晚，索性走到江夏公园门口等出租车。闹市区，又是交班前夕，好不容易打到车，一上去就遭到了司机的“奚落”：“你说要去传染病院，怪不得打不到车。”

一路上司机猜测我的职业：“你是学生还是老师？要么就是医生。看着都像。”我说是记者，他下意识地反应：“去采访甲流？”关于近期网络上盛传的“甲流暴发期”，由此看来，不止暴发在身体，还有人们的心理。

带着略微恐惧的心理来到了传染病医院，但在隔离病房外，陶主任跟普通医院的医生一样，并没有“全副武装”，似乎给我吃了“定心丸”，一样的被传染几率，从危险系数看，朝夕相对的他们更容易被传染。陶主任不愿将甲流H1N1和非典相提并论，因为两者有着天壤之别。“你看一下全世界范围内得甲流的人数，对比死亡的人数，这个几率是非常低的。况且前期国外很多甲流病人的死亡，大多是因为政府忽视造成的。”采访中，这是陶主任反复强调的问题。

采访结束后的当天晚上，朋友聚会，在KTV歌唱到天明。第二天就觉得嗓子不对劲，鼻涕眼泪一大把，感冒加重。难道是中招了？跟朋友倾诉，立刻招致鄙夷：“你想带薪休假吧？别想了。哪这么容易就让你得甲流！”一边从QQ上发来“甲流和普流的区别”，没有严重的头痛，打喷嚏了，只有37.7度的低烧，没有胸闷……还好，都不符合！

只要积极乐观地面对问题，甲流，不过只是一场感冒而已。

本报记者 林旻/文
杨辉 林旻/摄

